陕西工人报

可怜无补费精神

——答李不识

李尚兰

早就听说一位署名李不识的人，写过一篇题为《何必言必称鲁迅》的短文，在贬损鲁迅的言论中，算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因为居处偏僻，真正拜读并一识庐山真面目，还是前不久的事。《何必言必称鲁迅》确是一篇奇文：不谙世事的青年，也许并不懂得李不识的深意；稍稍涉猎过现代文学史的读者，我想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李不识的文字，无非是几十年来，不同营垒中人糟踏鲁迅的一点余绪而已。值得注意的倒是：在革命的报纸上，公开糟踏甚至漫骂鲁迅，这李不识的短文，也许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李不识最觉愤愤不平的是：“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有两本书有关杂文的章节从头到尾，从写作理论到举例，全是鲁货，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大概被‘鲁化’了吧……。”一讲鲁迅的杂文理论和鲁迅的杂文，就是“鲁货”；一讲杂文并自不能免地涉及鲁迅，就是“鲁化”，这怎么了得呢？李不识说：“何必言必称鲁迅”，说透来就是“不必言称鲁迅”而已。

有一点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能够谈杂文而不谈鲁迅吗？是的，杂文，是古已有之的，鲁迅也谈过这一点。然而，在现代，第一个赋于杂文以新的装束、新的内容，使其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阵营中发挥过并将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把革命杂文引入高尚的文学殿堂的是谁呢？毫无疑义，是鲁迅。瞿秋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明确地指出过：“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不论从史的角度，也不论是从文学的角度，鲁迅及其杂文，永远是我们民族文学中的瑰宝，是我们革命文学的骄傲。在“本本书”中“讲鲁迅”，何罪之有？“从写作理论到举例”谈到鲁迅，岂为贩卖“鲁货”？崇敬鲁迅、学习鲁迅，又怎能是所谓“鲁化”呢？

固然，我们几十年来不断地研究鲁迅及其杂文，近年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有好几部研讨鲁迅杂文的专著，的确是整本书都讲鲁迅杂文的）。但这些与鲁迅对杂文的开拓之功和丰功伟业相比，实在是远远不够的。在鲁迅研究领域，杂文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鲁迅生前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有这样一段话：“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圈剧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嗚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这“悲愤”，当然是针对围剿革命文艺包括他的杂文的蚊子苍蝇们的。他自信他的杂文于“现在和未来的战斗”有益。不是么？现在每当我们展读他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些杂文，我们仍然会涌起真切、亲切和痛切之感，他仿佛仍然同我们站在一起，向一切腐朽事物、落后思想投以匕首。伟大之如鲁迅，他恐怕万万难以料到，在半个世纪以后的祖国文坛上，竟会出现给他的杂文泼上“鲁货”的污水。我想，鲁迅有灵，他也许再度发出“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的感叹。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是割断和否定不了的，有功于祖国文化的先人也是否定不了的。正如我们的文学史，倘一开卷必言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一样，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也都是有言必称的。他们无疑是我们文化史上一个个高峰，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倘若不承认这些历史的事实，而随心所欲地徒作空言狂言，无论怎样哗众取宠，慷慨激昂，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徒劳。

记得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话，是值得人们永远牢记和深思的。

赵国明 设计

秾艳一枝细看取

——记青年演员张瑾

本报记者 杨乾坤

照片上的她，端庄秀丽，风姿绰约。

舞台、荧屏和银幕上的她，更胜过照片上的她一筹。

她叫张瑾，是西安市评剧团演员。别看她年龄只有二十三岁，从艺却有了十四度春秋。自从电视连续剧《未被处决的新娘》问世后，她的名字遂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知。在该剧中，她所扮演的林秀秀，此角颇为特殊。其一，所处环境特殊：从新娘到杀人犯，服刑二十年后获得假释；其二，人物年龄的跨度大：从十六岁到四十多岁。要表现好实不容易。但张瑾却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角色，在荧屏上塑造了一个活脱脱的艺术形象。

就此艺术形象的问题，我又问到了她的表演特点。她莞尔一笑：“不敢说有什么特点，我只是力图从人物的内心去表现人物，而不愿意用特别夸张的动作和表情。真想真看，真切感受，体现剧中人物的感情，进入角色。”

诚哉斯言，善哉斯言。十多年来，她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故尔成绩斐然。她在西安市第一第二届青年演员汇报演出中，每次都荣获了优秀表演奖。她曾在《燕青卖线》、《挡马》、《火焰山》和《红珠女》等戏中任主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红珠女》中，她所扮演的红珠女，扮相俊俏，台风洒脱，表演细腻，武打爽利，把剧中人应有的气质和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特别是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打出手，不仅饮誉西安，而且载誉京华。《北京晚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评剧有了打出手，结束了评剧半边戏的历史，在评剧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也正是在这出戏中，她成功的“踢帕”，将手帕舞发展到更新更高的阶段。她将侧旋的手帕掷向空中，当手帕快要落地的一刹那，她敏捷地用花样脚法一踢，行将堕地的手帕又旋转着飞向空中。此技每次都赢得满堂喝采。石家庄市东风剧场经理对此更是激赏不已：“手帕舞我见得多了，而张瑾表演的踢帕却从未见过。”

但执著追求的张瑾，却从不满足于演一部戏或一个角色的成功，她孜孜不倦地在艺术上地进取。正由于她在舞台上的成功表演，有眼力的电影电视导演便不断邀请她拍片。她除了在《未被处决的新娘》任主角外，还在电视剧《翠辣子》、《古师傅的理发店》和影片《鬼妹》中担任主要角色。着重应该提出的是，她在《鬼妹》中所扮演的“鬼妹”秋蓉，将其聪慧之姿、贤淑之态，良善之心，殷切之意，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张瑾并没有止步，而是更在艺术上继续追求和探索。从舞台到荧屏，从荧屏到银幕，她的戏路也越来越宽。行家们认为，她在荧屏和银幕上的发展天地，将更为广阔。

沉思录

舒月

赞美你，一灿烂的星群！
你们在高高的夜空，
是互相倾轧，
不是互相照耀。
而人间也能如此，
一如果天堂百倍美好！

二失败是成功的起点，
痛苦是欢乐的源泉。

三生活中到处都是小说，
却很难找到真正的诗。

四王冠里上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茅屋里的灯光毕竟是灯光！

五把悔恨留给历史吧，
诗，永远面向着未来！

平等的证明

王书明

二月二十日，读报纸报道上海处决陈小蒙等三犯有感

好呀！读着这大快人心的消息，
我仿佛看到一种神圣之光，
平等在这里得到了证明，
国徽在晴空下更加闪亮。
本来，罪犯就是罪犯，
审判时用不着左右彷徨，
本来，犯了罪应被判刑，
这一切本来是平平常常。
怎奈，「花花公子」有自我认识，
「法律岂能追到自己头上」，
因此他们常以此「荣耀」，
时时闪露着高人一膀。
于是——
在走私场得意洋洋，
在舞厅里淫笑浪浪，
诈骗一次次轻易得手，
而对金钱垂涎三丈……
然而，我今天看到法律的尊严，
「花花公子」被押赴刑场，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
人民啊，不安中看到了希望
是啊，这就是平等，人人平等，
处决三犯就是铁的证明，
愿法律永远公证无私，
人民啊，才会得到保障！

晨曦中、有一位少女（散文）

熊丽

黎明，用它淡红的舌尖，舔破了我的窗纸。于是，我推开窗户，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遥望矿区的旷野，蓦地，一点红色燃亮了我的眼睛……

近了，近了，霞朵轻轻落在了高高的山坡上——红衫里罩一个青春——她沿着厂区跑步。从蜿蜒的公路跑向了“九十九级台阶”，象一轮晨阳在绿海里上升，每一粒细胞都热气腾腾！

她二十出头，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妙龄，在她的心中，比玫瑰花还要艳丽得多的花儿正待开放。乌黑的辫子耸拉在她的肩上，辫稍微微卷起，艳红的衣衫衬托着她粉嫩的脸颊，站在远处看，她是天边的一抹彩霞，是山野里的一株丽花。她眼眉撩起，眼睛睁得大大的，痴呆呆地望着，凸起的胸脯一起一伏。透过她的表情，可以窥见一颗燃烧的心，一颗圣洁的心，充满真挚感情的心。她凝视着高远的天空，遥望着绚丽的晨曦深处。

神秘而丰富的脑海啊，亿万细胞每秒钟都在激烈地运动着。她在等待什么？她在盼望什么？她美丽的心灵里有一种什么渴望呢？

难道大清早还有甜蜜的约会么？不可能！“现代化”的约会大多是在月下花前。那她此刻不是在等候心中的他，而是干什么？噢……她原来是早读后，来享受大自然的美。瞧，她身边的台级上，还有厚厚的一本书哩！

少女往后掠了下飘到额前的头发，昨天的清晨是什么样呢？——她肯定记得，不同于今天；前天的清晨又不同于昨天，即使再过亿万斯年，也不会有两个清晨是一样的。……记不得是哪个清晨，风沙迷了她的眼睛，吹散了她的头发，撩起了她的衣衫，她站在这里；也记不得是哪个清晨，风雨洗刷了她的脸庞，抽打着她的躯体，浇激着她的心，她还是一往深情地站着。呵，晨曦，洒一片金色的希望，勾起了少女多少遐想……

油姑娘（油画） 吴仲熙

《选矿车间的少女们》

杨爱玲

旋转，飞速地旋转，
球磨机，筒直象
血性的儿男。

可在她们的笑涡里，
仍蕴含着女性特有的
矜持和静娴。

不是么？流行小曲，
从嫩红的唇边
汩汩淌流，
过滤了噪音，
稀释了喧嚣。

于是，钢球与矿石
撞击而出的蓝火花，
把一个隐秘
悄悄点燃……

绿灯（木刻） 胡秉